

智慧女神吳貽芳

——中國婦女的驕傲

● 楚源

書香門第坎坷生涯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當代中國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吳貽芳女士，以九十二歲高齡，離開了人間。她從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五二年止，擔任金陵女大校長二十三年，桃李滿天下。抗日戰爭期間，她曾是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中唯一的女主席。她是聯合國制憲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唯一女代表。她是中國婦女界的驕傲。但是，她的出身非常不幸，她經歷過一連串難以忍受的重大打擊，只有非凡的剛強者才能挺過來……

吳家祖籍江蘇泰興，以後遷居浙江杭州，本是書香門第、名門望族。吳貽芳的曾祖父是翰林。祖父是舉人，帶著全家到武昌做官，他秉承乃父的遺風，清廉自守，不治家業，遂至家道中落。他去世時，家中已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吳貽芳的父親吳守訓，只考上一名秀才，以後累試不中，只得去教私塾，聊以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吳貽芳就在武昌誕生。她上有一兄一姊，以後又有一妹，連同父母、老祖母，一家七口，生計艱難。

吳守訓的一位世交見他家如此窘困，便建議他走「捐納」一途，謀個小官。於是，他賣了妻子的首飾，託了人情，捐得一名「候補知縣」。後來，實任徵收稅款釐金的牙釐局局長；一九〇四年授當陽縣知縣；以後又調任湖北省牙釐局財務科長。在此期間，他受了一名上司的慫恿，挪用公款做投機生意大蝕其本，虧空無法彌補，終於在乘船去湖南辦事途中，投長江自殺身死。

在此之前，一九〇五年吳貽芳十二歲時已同姊姊吳貽芬去了杭州女子學校讀書，住在外祖母家。吳貽芳的二姨夫就是陳叔通。陳對外甥女說：「現在正是西學東漸，不掌握一門外文，很難有大的長進。」並告訴她們，上海啟明女子學校有英文課。兩姊妹非常信賴這位姨夫，不久就去了上海考進啟明女子學校。後來，又聽說蘇州的景海女子學校最重英文，連歷史、植物、生理課都用英文原版課本，為此，姊妹倆又去蘇州，考進了景海女子學校。正當她們在蘇州這樣一個難得的學校裏孜孜攻讀時，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中收到父親去世的電報，急忙從蘇州趕到南京，乘船回武昌。在船上，遇上了趕去處理後事的二姨夫

陳叔通。

吳貽芳的母親朱詩閣急得尋短見，被救了下來。老祖母也從此臥床不起。家中一片憂愁，全虧陳叔通幫助料理了吳守訓的後事，又把她們全家搬回杭州，一家六口都住在吳貽芳的外婆家裏，靠親戚接濟，度日的艱難可想而知。這時，吳貽芳才十六歲，已經嘗到了生活的苦澀。然而，磨難中倒使她的性格更加剛強。

親人接連自戕喪命

辛亥革命後，吳貽芳全家隨陳叔通一家搬到了上海。這時，吳貽芳的哥哥吳貽渠從北京來到上海。吳貽渠從小聰明過人，讀書成績出眾，後來考進了清華學堂。清華學堂本來是美國利用庚子賠款辦起來的留美預備班。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把本應撥給清華學堂的美國退還的「庚款」，竟挪作軍費，為此，那一年，學校只得宣佈停課。吳貽渠心氣高傲，又心胸狹窄，眼看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頓成泡影，到了上海又見全家五口人擠在一間亭子間，作為長子對家庭竟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幫助，內疚自責的情緒無以解脫，終於

走上了父親的道路，跳了黃浦江。

吳貽芳守著哥哥的遺體，默讀著哥哥的遺書，哀痛得幾次昏厥。而禍不單行，母親朱詩閣承受不了丈夫、兒子先後自戕帶給她的心靈打擊，精神徹底崩潰，不吃不喝，不言不語，不久即在吳貽芳姊妹的懷抱中憂悵死去。姊姊吳貽芬本來就性格剛烈，十六歲那年爲了爭著非去杭州上學不可就吞過金子被搶救過來。現在，哥哥和媽媽接連死去，她也喪失了生活的勇氣，就在媽媽入殮的前夜，吳貽芬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緊追母親而去。

短短的一個月內，竟一連失去三位親人！這樣的命運，能有幾人相遇？這樣的痛苦又能有幾人承受得起？

投靠姨夫發奮讀書

吳貽芳痛不欲生，常常凝視著全家合影，不思茶飯，神思恍惚。她也萌生過輕生的念頭，但到底又不甘心。這期間，又是姨夫陳叔通做了大好事：他一手操辦了三個人的喪事，對吳貽芳說：「自殺是不負責任，你上有年邁的祖母，下有九歲的妹妹，你讓她們靠誰啊？你已是十八歲的人了，你要負起責任來呀！」陳叔通把吳貽芳姊妹和老祖母索性搬到自己家中，贍養她們的生活，供給兩姊妹上學，不時勉勵她們發憤讀書，成爲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人。吳貽芳始終不忘陳叔老的恩情，直至她的晚年，每當回想起這位恩人的遺像。她對人講，她同陳叔通是「親如手足，

情同父女」。

在陳叔通的幫助下，吳貽芳插班杭州弘道女中四年級。

一九一四年，吳貽芳隨陳叔通一家搬到了北平。陳叔通把她推薦到北平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教英文。年方二十一歲的吳貽芳第一次有了薪水可以供養祖母和妹妹。

她一邊教書，一邊勤奮自學。皇天不負苦心人，命運的轉機終於來臨。杭州弘道女中的外籍教師諾瑪琍女士對吳貽芳勤奮好學有深刻的印象。諾瑪琍女士此時已來到剛剛創辦的南京金陵女大任教，她寫信給在北平的吳貽芳，問她願不願意來金陵女大上學？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可又是一個兩難問題。去南京上學固然理想，但是祖母和妹妹生活無著，而且籌措一筆路費也非易事。姨夫爲了供養她們生活，連家傳的珍貴古畫也忍痛出賣了。此事又如何向姨夫出口呢？

陳叔通夫婦知道了此事，對她說：「讀書深造，是件好事，你只管去，別的事交給我們了。」真是君子成人之美啊！

金陵女大深造績優

一九一五年二月，吳貽芳插班進入金陵女大，成爲第一屆學生。她極其珍惜這個機會，她比其他同學付出雙倍的努力，刻苦學習幾乎到了過份的地步。她的優異成績和出色的組織才能贏得了同學的信任，被推舉爲金陵女大學生自治會會長。校長康本德夫人經常表揚她。金陵女大是一

所教會學校。吳貽芳有過這麼苦難的歷史，從而也更相信救世主的價值。一九一六年夏天，她在上海正式受洗，從此成爲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一九一九年六月，吳貽芳以優異成績畢業。她們是在中國女子大學裏取得學士學位的第一批女大學生。「虎踞龍蟠兮，女校曰金陵，學科分文理，研析求其實……」她一直記得七十多年前的這支金陵女大校歌。

留學美國伸張正氣

吳貽芳從南京金陵女大畢業後，又回到北平，仍回北平女子高級師範學校任英語教員，並兼英語系主任。她的教學大受學生歡迎。

一九二一年冬天，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的校長，到北平女子高級師範學校來參觀，並作演講，由吳貽芳擔任翻譯。吳貽芳一口流利的英語，瀟灑自如的風度，使這位美國教育家大爲欣賞。她離北平前，問吳貽芳：「吳小姐是否願意去美國留學？」吳貽芳略微思索一下，回答她說：「如果有機會，我會願意去的。」美國校長很高興地走了。翌年五月，吳貽芳接到美國密執安大學來信，通知她：「經校長推薦，決定給你巴勃爾獎學金，批准你入學」。

吳貽芳得到這個意想不到的好機會，心情是很激動的。她從這樣衰微、貧困的家庭裏成長起來，能讀到大學畢業，已屬萬幸，那裏還敢奢望出國留學呢？

吳貽芳摒擋一切，向親友告別。二姨夫陳叔通語重心長地叮囑她：學成回來，爲國服務。吳

貽芳點點頭，她未說什麼，但卻牢記在心。她的行李很簡單，其中最寶貴的是一張用精緻的紅木鑲框的全家福照片。

到了密執安大學，她進入研究生院，進修生物學。她喜歡動物，熱愛生命，她願意獻身於這門科學。由於她對這門科學夙有興趣，有一定基礎，再加英文甚好，又十分勤奮，因此，沒有費很大勁就獲得極為優秀的成績。同時，她還自修學習了法文和德文。她常常受到教授們的稱贊，並在中國留學生中贏得了尊敬，被推選為北美美國基督教學生會會長。一九二五年，又被推舉為留美學生會副會長。她在校的生活十分儉樸。她與同來的妹妹貽荃（一九三四年在國內失蹤）和表妹陳慧（陳叔通之女）合住一個房間，自己買菜做飯。有時，還去一家公寓開一個小時的電梯，或是到飯館洗碗碟，掙錢貼補費用。

一九二六年某天，澳大利亞總理來校參觀、演講，傲慢地說：「中國不能算一個獨立的近代國家，鄰近的亞洲國家應當移民到中國去。」聽講的師生有四千多人，在場的中國留學生聞之嘩然，群情激憤。吳貽芳更加激動，她連夜奮筆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密執安大學的校刊上。中國留學生感激她為大家代言，出了一口惡氣；一些其他國家的外國留學生也對她表示贊許。

献身母校陪都參政

一九二七年，北伐勝利後，國內興起一場收回教育主權的運動，政府決定所有教會學校都要

由中國人當校長，校董會內中國人要占多數。金陵女大創辦委員會研究決定聘請吳貽芳來當校長。吳貽芳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收到聘書真是不敢相信。從事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正是她的宿願，更何況又是回到母校去工作啊！

吳貽芳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即回國，擔任金陵女大校長，那年是三十五歲。她用《聖經》中的一句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作為金陵女大的校訓。她解釋說：「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且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豐滿。」她不結婚，未成家，一門心思都撲在教育事業上。短短幾年，學校的規模發展了。她不僅在國內教育界、婦女界，而且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在一些國際性的組織中擔任職務。

經過十年經營，金陵女大正如日中昇；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斷了中國的發展進程。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金陵女大被迫遷往成都。上船這一天是十二月三日，吳貽芳認為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見《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各省市、各黨派的代表，以及無黨派的各界著名人士被遴選為國民參政員。從一九三八年成立到一九四七年參政會結束，吳貽芳都被遴選為參政員。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在漢口召開，舉行開幕典禮的那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首先由議長汪兆銘致開幕詞；接著，國

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致詞，副議長張伯苓致詞。七月七日，吳貽芳領銜，會同史良、伍智梅、鄧穎超、劉薈、陶玄、張肖梅等女參政員一律獻金，以資提倡，這是國民參政會所通過的第一個提案。七月十五日，會議閉幕，繼正副議長致詞後，吳貽芳被推舉為參政員代表，向大會致詞。她說：「這次國民參政會集會的意義，可分集思廣益與團結力量兩點。……今後希望在『團結』二字上加『持久』二字，就是要能夠持久團結力量，養成民主政治習慣，永久團結，使民族永久生存，國運日臻強盛。」茲後，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從第二屆第一次會議（一九四二年三月）起，實行主席團制，無記名投票選舉蔣中正、張伯苓、左舜生、張君勱、吳貽芳為主席團主席。吳貽芳是歷屆主席團中唯一的女代表。以後幾屆主席團當選人多有變動，唯有吳貽芳與張伯苓二人始終當選。吳貽芳擔任參政員九年，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全國的民主團結，獻計獻策，奮鬥不已，成為她一生歷史中的光輝篇章。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六年，吳貽芳光榮地擔任中國代表團的團員（代表團共五人，中共董必武亦為團員之一）參加六月二十六日的五十國代表會議，簽署了《聯合國憲章》。由此可見她在社會上的聲望和地位。

八六高齡榮獲金獎

一九四九年，吳貽芳五十六歲。到她一九八

五年去世前的三十六年內，繼續擔任金陵女大校長（一九五二年被併入南京師範學院），並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副省長。她是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四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她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

在邪惡的「文革」風暴襲來時，吳貽芳無法理解。她說：「什麼道理，一下子亂到這個樣子？」而事態越來越嚴重。七十四歲的吳貽芳每天坐三輪車去「學習班」。以後，連三輪車也不能坐了，只得擠公共汽車。一天實在擠不上車，只好步行回家。路認不清，又是小腳，夜裏十點多鐘才走到家，渾身濕透。以後又進「幹校」，住在一個小山坡上，吃水要到幾十公尺遠的地方去抬。

一九七九年，吳貽芳八十六歲高齡，她的母校——美國密執安大學授予她「智慧女神獎」。這項獎是一九七二年設立的，一年一度專門授予對人類進步與和平事業作出貢獻的女校友。

榮譽歸於中國婦女

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密執安大學的禮堂裏彩燈奪目，擺滿的鮮花馨香四溢。吳貽芳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從密執安大學校長史密斯博士手中接過象徵和平與智慧的銀製獎品，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致詞說：「這不僅是給予我個人的榮譽，也是給予我的祖國、我國人民、特別是我們中國婦女的榮譽。」講話中充滿著中國人的強烈自豪感

許多在場的金陵女大海外校友興奮得流下了熱淚。

吳貽芳訪美期間，恰逢在美國的金陵女大校友雙周年會。聽說老校長要出席，美國各地的，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台灣、香港等地的金陵女大校友，都紛紛趕到紐約，熱情地看望老校長，為她舉行了隆重的宴會。吳貽芳身穿紫紅顏色的衣服，胸前別一朵紫羅蘭花，精神矍鑠，與一個個鬢髮斑白的校友娓娓談往事，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此次出訪，國家給她和兩名隨員兩萬五千美元作為生活用費。她對隨員說：「我們的祖國還窮，我們決不能亂花一分錢。她們吃住住在金陵女大的校友家裏。六十四天的訪問，一行三人只用

了三千多美元。節省下來的錢都交還國家。

一九八一年，八十八歲的吳貽芳與致勃勃地參加了江蘇省大學生夏令營活動，同青年們熱烈交談，對他們多加勉勵。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大陸第一個教師節，吳貽芳身體已很衰弱，仍坐著輪椅出席了民主促進會組織的慶祝大會，向廣大教師致敬。她的心一直在教育界。兩個月後，十一月十日上午八時三十分，九十二歲高齡的我國偉大的教育家吳貽芳女士的心臟停止跳動，她神態安詳，彷彿只是在靜靜地睡眠。

靈車在南京寬闊的大道上緩緩前進，兩旁的行人和梧桐樹在肅立致哀。遵照她的遺願，她的骨灰灑入了長江。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郵撥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